

时光

泪溪——重返石炭井

□马辉功(宁夏银川)

周末清晨,妻儿还在酣眠。我独自骑行贺兰山,朋友圈的雨后山景诱我出门。途中歇息,偶闻路人提及石炭井煤矿,尘封二十年的记忆瞬间被唤醒。心念陡然一折,调转车头,向着记忆深处驶去。

到达石炭井,岁月竟似在此凝住了脚步,当年参与修筑的路、砌起的石墙、栖身过的工人宿舍,都带着风霜的印记,依然留有当年的样子。站在那座熟悉的桥头,时光猛地向后翻卷——我看见了十多年前的自己:高考失利后剃着青皮光头,攥着铁锹在烈日下苦干,任由伏天太阳的毒烤,被砌墙石磨破的衣衫下,露出沾满煤灰的胸膛和肚皮,身影单薄而倔强。那时总觉得,这自罚般的日子,或许能消解几分心底翻涌的愧疚。

这份愧疚,根植于五哥。自小学三年级起,五哥师范毕业回到村小任教,便从父亲肩上接过了供养我的担子。为让我在县城接受更好的教育,他四处张罗。学校没有宿舍食堂,便在校外包灶、租房。每月需向灶主供应定量的面粉、土豆、食油。三年间,这沉重的供灶任务,大半落在他肩上。

那时懵懂,只关心灶主告知的冰冷数字:“你哥今日供了多少斤面,多少斤土豆……”直到有次饭后从灶上去学校的路上,撞见五哥。他身着西服,肩上却扛着百斤重的面粉袋,一手还提着母亲给我蒸的馍馍和自己的公文包。五哥吃力地走过来,他的脊梁被压得弯下,汗水和面粉在脸颊和脖颈上混成泥泞的沟壑。那一瞬,我才知道,初中三年灶上那源源不断的米面粮油,全是他用并不宽厚的书生肩膀,一趟趟从汽车站扛来的。

工地的日子,也并非全是灰扑扑的底色。偶尔遇上老板犒劳工人,厨师大姐也会刻意从滚沸的汤锅里把肉块舀给我。她眼角的细纹里盛着的慈祥,二十年来清晰如昨,是那段荒漠般的日子,珍贵的一汪甘泉。

2010年的初春,操劳一生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

们。同年夏日,我高考落榜,仓皇逃至石炭井。每一锹沙石,每一次挥汗,都像是对自我的鞭答,试图用肉身的疲惫,来麻木内心的痛苦与羞愧。五哥得知分数,内疚没有替父亲管好我,从学校一路嚎啕至家,此情景与父亲离世时的面容重叠,沉甸甸压在我的背上。

山风拂过废弃的矿场,卷起陈年的煤尘。我久久凝视着自己当年垒砌的石墙,它们在风雨中默立二十载。蓦然惊觉,五哥用肩膀扛起的,何止是百斤面粉?那是他用汗水,为我默默铺就的生路。

从矿山下来,蹲在潺潺流淌的小溪里,掬一捧清冽溪水。水流从指缝间泻落,如同无法挽留的光阴。二十年前那个站在桥头的黑皮少年,眼中强忍的泪滴,历经岁月冲刷,终于在此刻汇成了奔涌的小溪。它裹挟着往昔的煤灰、沙尘、月光,以及兄长的汗水与恩情,向着更深、更远的时光,无声流去。



小时光。刘文静 摄

随感

檐角上的折扇

□余娟(四川泸州)

“咔嗒——”青砖墙头传来细碎声响。我放下茶盏,见那只戴胜正用喙尖轻叩瓦当。它头顶的棕黑羽冠如折扇半开,在晨光里泛着金属光泽,倒是古建筑上多出件活过来的装饰。

这鸟最妙处在头冠。晴日里羽冠松散如未扎紧的毛笔,遇惊则倏地竖成尖塔,活脱脱是戴了顶会变化的冠冕。邻家阿婆总说这是“仙鹤变的”,因它走路时总迈着方步,金棕色背羽缀着黑白斑纹,倒真有几分明顶鹤的韵味。可等它扑棱着短翅飞起,斑驳翅羽间露出一抹粉红,又让人想起旧时绣娘遗落的丝帕。

城西老槐树下常聚着三五戴胜。它们用喙在枯叶堆里翻找,时而发出“噗噗”的闷响,倒像是老茶客啜饮盖碗茶。有次见两只戴胜为争食对峙,头顶羽冠此起彼伏,倒像两柄对开的折扇在斗法。旁边麻雀们倒乐得看热闹,在枝头跳着不成调的圆舞曲。

这鸟的叫声也奇。春日里常发“咕咕”的浑厚低音,到了盛夏却变成清脆的“滴滴”声。鸟友老陈说这是方言差异,川东的戴胜叫得绵长,江南的则短促如断弦。我倒觉得像戏班里的文武生,冬日里唱老生,夏日里扮小生,把四季过成了不同的戏码。

最有趣是观它们育雏。戴胜夫妇轮流衔食回巢,雏鸟伸长脖颈的模样,像老式茶楼里等点心的食客。有次见母鸟归来,六只雏鸟齐刷刷张开鹅黄大嘴,活脱脱是檐角上开了朵向日葵。待到深秋,羽翼丰满的幼鸟开始练习叩击瓦当,那咔嗒声里,分明能听出成长的节奏。

戴胜在民间有个俗名叫“臭咕咕”,因它尾脂腺会分泌恶臭。可这气味于它却是护身符,野猫见了都要回避三舍。就像胡同口王大爷的臭豆腐摊,闻着冲鼻,吃着却香。自然造物总爱用最朴素的智慧,给每个生灵配上保命的绝活。

前日见只戴胜立在电信箱上,金属箱体映出它的倒影。它歪头打量着这个方头方脑的同类,忽地展开羽冠,倒像是要与影子比试谁的冠冕更气派。这场景让我想起幼时照镜子,总以为能逮住另一个自己。

观鸟久了,觉得每个生灵都是一本活着的典籍。戴胜的羽冠里藏着气候的密码,叫声中带着地域的乡音,就连那股子臭味,也是写给捕食者的警告信。就像胡同里修鞋的张师傅,虽然浑身沾着胶水味,可经他手补的鞋,总比新买的还耐穿。

昨夜雨急,今晨见戴胜在积水里扑腾。它忽而展开双翅轻拍水面,忽而用喙尖点起串串水珠,像是个在雨后练习书法的顽童。这情景让我想起父亲旧时的毛笔,每次蘸饱墨汁,总要在砚台边沿刮去多余的墨,说是“留三分余地,方得圆融”。

四季

夏天的雨

□王艳丽(宁夏隆德)

夏天的雨,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。随心所欲,无拘无束。来时气势汹汹,电闪雷鸣,乌云密布,暴雨如注。柳条抖动着浑身的水泡,落叶松的绿针上堆满无数的水珠,水珠欢快地顺着针叶跃进土壤。小草沉浸在雨水里,贪婪地吮吸着甘甜的雨水。天灰蒙蒙,雾气如白沙,笼罩四野。水雾里看山,隐隐约约。

我心目中夏天的雨是飒爽的雨,它与湛蓝的天,流动的云,豪爽的风联系在一起。晌午的阳光灼人,热浪滚滚。树叶蜷缩着,花朵蔫蔫地耷拉着脑袋。天边的浮云像一群温顺的绵羊,在广袤的天空牧场上悠闲地吃草。但天空的云,变化莫测,飘忽不定。瞬间,云朵腾空而起,不留神,乌云乘虚而入,侵占领空,云絮膨胀臃肿。一声炸雷,云袋破裂,雨点密密麻麻从天而降,无遮无拦。

硕大的雨点狠狠砸在树上、地上、田野里。雨点砸在硬邦邦的柏油马路上,沉积在路面的污垢被豪雨统统冲走。黑云有千万双眼睛,每双眼里注满

泪水,云在流泪。云眼渐渐干涸,云层变薄,雨点儿变小。阳光终按捺不住,撕开云层,七彩的光线折射出来,树叶上残留着最后一滴水珠,晶莹剔透。大地湿漉漉,散发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。

雨过天晴,植物容光焕发,愈发的翠绿明亮。就连那一池荷花,也是别样的红。天空无边无际,没有一丝云,纯粹的蓝。蓝和绿是那样的和谐美好,相伴相行。真想伸长胳膊摸摸蓝天,仿佛感觉到了,它像一团柔软的海绵。

雨后的晚霞宛如一团燃烧的火焰,把最美的瞬间留给黄昏。空气被晚霞煮成绯红,染红西边的天空。一群群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,落在淡淡涂了一层金黄色的树梢上。不久,薄冥的夜色糊了它们的眼,也糊了它们的心。夕阳拖着烧焦的尾巴,下山了。

夏天的豪雨干脆爽快,来去自由。裹挟着几分执着、几丝遐想、几缕飘逸。夏天的雨,年轻气盛,一发不可收拾,让人措手不及,防不胜防。